青澀記憶

這段青澀回憶，與少年無關，與初戀無關。而是真的青，真的澀。

去年底到斐濟一遊。抵達之日，適逢聖誕假期，許多餐館歇業。到了中午，腹中鼓鳴。只見一個菜市場，擺滿了水果。此時也難免就要學學那取經路上的師徒，尋些瓜果充飢。

市場裏最醒目的就是一把一把的「青香蕉」，個個像小臂一樣粗。有的幾十個連樹幹一起砍下來，彷彿八府巡按出行時開路的儀仗，甚是威武。北方見慣了黃香蕉，青香蕉時有所見，無非是還沒有熟透，需要再放置幾天，但還勉強可以入口。眼見這XXXL號的「青香蕉」，如此雄偉霸氣，遂決定開一次「洋葷」。讓老闆切下四個，索價二元斐濟幣，大約人民幣六元。

急不可待就想剝一個嘗嘗。孰知那蕉皮就跟樹皮一樣，緊緊實實裹在一起，哪裏撕得動。以前見過的青香蕉，即使再堅貞，也絕沒有這般「鐵骨錚錚」。一股不好的預感已在心中冉冉升起。好不容易使勁用指甲摳開一塊，裏面的漿液頓時像膠水一樣黏住手指。果肉更硬，只能用牙齒「蹭」下一點，頓時滿嘴澀、黏，如同被魯提轄打了一拳般難受。澀到懷疑人生，澀到海枯石爛。

站在海邊，不知道是該學岳武穆仰天長嘯，壯懷激烈，淚水四十五度角在臉上划過；還是學林妹妹低頭枉凝眉，壓住胸中奔騰的羊駝。剩下的三個，雞肋般放在酒店五天，依然不改初心，綠意盎然。

上網查了才知道，這並非香蕉，而是飯蕉。其實也不是水果，而是當地一種主食。切成條或塊，像薯條那麼吃。至於口感，據說用來做磨牙棒再合適不過了。真是經驗主義害死人。不過心裏也安慰自己，這不失是一個難得體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吃一塹長一智，神農當年不是也這樣過來的嗎？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也說「下飯劇」

轉眼二〇二〇年已經來了，時光好似細沙，怎麼用力都抓不住。留住時光滋味的，大概是在歲月中萌生，又在歲月中消逝的新名詞。

在網絡時代，或許因為傳播便利，新名詞層出不窮。不知從何而起，「你有什麼下飯劇」成了閒談話題。所謂「下飯劇」，顧名思義是吃飯時看的劇集。然而，像有些人食路很寬一樣，對下飯劇的選擇也多種多樣，有的喜歡輕鬆搞笑，有的就喜歡血腥暴力。

從養生的角度看，把胃交給下飯劇，不太科學。吃飯時看書，據說胃部會血流不足，影響消化，如果真如此，視覺刺激更強烈的劇集，危害自然也更大。不過，我想說的是，在文化角度看來，「下飯劇」十分正常。楊萬里詩曰：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絕句當朝餐。老楊讀了唐詩讀半山，詩歌都可當飯吃。現在的青年找幾部劇集下飯，也無可非議吧。

八十年代初，電視機還是稀罕物。誰家有一台，相當於在方圓幾里開了家私人影院。二〇一九年熱映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裏有一個故事，生動再現了這個場景。影片裏是上海的里弄。我的老家在杭嘉湖平原，離上海不算很遠。當年，《上海灘》、《再向虎山行》、《霍元甲》、《射鵰英雄傳》，這些港片是老百姓最喜歡的「下飯劇」。「浪奔浪流」的音樂一起，左鄰右舍端着飯碗，準時擁坐在一起，其樂融融地欣賞起來。隨着小小的黑白屏幕，歡笑或哀傷、唏噓或振奮。那些滿是民族風格和百姓情懷的形象，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於後來凡有黃日華出演的角色，外婆總要告訴我：看，「郭靖」又上電視了。

遠古遺存中，有打磨過的紅色小石頭，據說反映了人類求美的天性。其實，娛樂也是人類天性。娛樂至死的社會，是沒有希望的；沒有娛樂的社會，前途也未必光明。這就好比，平常人家吃飯，一桌子菜，沒主食，總覺得沒填飽，若全是主食沒有菜，就更難下嚥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看的是表演

看電視劇，多為消閒。電視劇的看點，有的是劇情，有的是製作，有的是表演。香港的電視劇比較注重走進千家萬戶，講究娛樂效果，連續劇集的懸念足夠。內地的電視劇則較多注重人物刻畫，特別講究演員表演。近年來許多大牌演員如孫儷、馬伊俐、靳東、張嘉譯、張國立等都參演甚至主攻電視劇，令許多動輒四五十集的電視劇有了收視支點。劇再拍得不怎麼樣，光看表演也是一趣。

香港可以收看內地不少電視台，如中央電視台、東方衛視、北京衛視……它們播出的電視劇偶有上乘之作，如《那年花開月正圓》、《我的前半生》。這些劇不論是編、導、演、攝、美，都值得點讚。

近日北京衛視和東方衛視同時播放的四十多集《精英律師》，相信在香港知識分子觀眾群中會有市場。據說它買了反映律師界生活的美國電視劇《金裝律師》版權，再把它移植到中國的土壤。

看了十多集，覺得這移花接木可謂天衣無縫，還真接中國生活的地氣。許多案例有中國特色，對白充滿睿智諧趣，演員表演尤是用心精湛，耐品耐看。

男一號靳東近年因演《我的前半生》中聲名鵲起。這次他與內地女演員藍盈瑩攜手共演了一對律師天才，由他們串起了若干零碎的案例故事，撐起了一台大戲。這套劇集並無連貫的故事情節，而是通過權璟律師所一組角色的表演，解決一連串的法律案子，通過精彩的台詞和人物性格串起全劇。觀眾可能不太會記得住劇情，但記得住人物，不能不說是演員的表演撐起了《精英律師》一片天。

各案例均出現了一些只有幾個鏡頭的人物，飾演者均是內地一、二線演技成熟的演員。幾句台詞，幾個眼神，幾個姿勢，就把小人物演成了大角色。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大運河之子

去年秋，我在揚州出席了大運河劇院聯盟論壇，北京人藝唐燁導演從朋友圈看到後，約我聊聊大運河題材的話劇。南起杭州、北到通州，大運河是北京歷史文化之代表，為彌補我這江蘇人對於北京本土文化的缺失，唐導推薦了她的老領導王梓夫先生的兩部長篇小說。王梓夫的名字是陌生的，但開卷便欲罷不能。四十萬字的《梨花渡》讀完，我請唐導帶我去拜訪王老師，因為他將大運河兒女寫得太好了。

王梓夫到通州地鐵站將我們接上了車，一見如故。他出任北京人藝創作室主任時，扶持了李六乙、唐燁等新導演。二十分鐘路程，我們來到在舊廠房上改造的梨花渡戲劇村，兩座小劇場排練廳已初具規模，他指着一排排空廠房說：你們的導演工作室未來都在這裏，這裏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運河邊上。十二年前，王老師從人藝退休，回到通州老家退而不休，創建了戲劇村，更完成了漕運三部曲巨製。

王梓夫書房有塊條幅，是何魯麗女士所題：「三部鴻篇書寫漕運史，十年功夫報效桑梓情。」從《漕運碼頭》、《漕運古鎮》到即將出版的《漕運船幫》，王老師整整用了三十年時間。他曾沿着京杭大運河采風，與沿岸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為完成第三部，他剛去了台灣，與青門廖堂主等就歷史細節采風，行萬里路、落筆下書，王老師三十多年如一日。

漕運歷史三部曲，加上反映當代大運河村鎮生活的《梨花渡》，王梓夫為大運河在當代文學畫卷上填補空白，更為大運河影視戲劇創作提供了豐富源泉。王梓夫當年並未預見到大運河文化在現今的熱度，他說大運河是體現中華民族創造力的人工河，自己在運河畔長大，抒寫大運河是文化自覺。這種自覺，使得其文字遠離功利，直入人心。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葉問4：完結篇

甄子丹於十一年前起飾演葉問，走到第四集「完結篇」，其角色經常被稱為「葉叔叔」。可見英雄遲暮，但角色的俠義精神和武學品德卻永遠長存。

「完結篇」的葉問雖然是主角，但是周遭的年輕角色是故事的重要推動元素。葉問的幼子志不在讀書，而是希望像父親般推動武學。為人父親，葉問當然是希望兒子出人頭地，發奮向學，不要終日埋首打架。葉問於是遠赴美國，希望安排兒子出外留學。葉問以為這樣就是父母的應有責任，但反而與兒子產生更大鴻溝。那邊廂，美國唐人街的總會僑領，為了保護女兒不受洋人欺凌，唯有事事忍氣吞聲。對於西方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身在異鄉的華人是否只有逆來順受？

除了葉問和僑領兩個父親角色，「完結篇」還有其他年輕人角色，例如協助葉問的美國海軍士兵，以及影迷永誌不忘的角色李小龍。後者在唐人街教授洋人中國功夫，初期不被僑胞接受，被僑胞以《東郭先生》的寓言故事勸勉。然而，不論是葉問抑或李小龍，都是以武學的品德為先，故此不論任何宗派或種族，其實都不應被拒之門外。

《葉問4》畢竟是功夫電影，儘管主角真有其人，但故事情節的創作成分更多。「完結篇」的倫理元素合情合理，但是葉問在異鄉的軍事基地及政府機構來往自如，出入無阻，卻是有點匪夷所思。另一方面，從二〇〇八年首集開始，每集都有特定的武打場面和對打角色，例如葉問在首集「一個打十個」東洋士兵，便一直被影迷津津樂道。其後各集，不論是與洪金寶飾演的洪拳師傅，抑或與張晉飾演同樣源自詠春的武師，每個武打場面都別出心裁。葉問在「完結篇」卻只是不斷與洋人對打，似乎真是難再突破，確實應將故事終結。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不吃敬酒

《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一篇描寫美籍華人作者回鄉探親，參加奢華飯局的文章。作者是位八〇後，她說內地宴席上最重要的不是吃啥，而是怎麼應對一輪又一輪的敬酒。吃「席」不為品嘗美食，反倒變成了拼酒運動。她詳細描寫了主座、客座、付帳者、倒酒者（通常是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子）的座次安排講究後，得出結論：女人參加中國酒宴特別不容易。

過去大吃大喝多，敬酒、拼酒兇大概是真的。美國同事就曾提到在內地某高校出席酒宴，被灌多杯「潛水艇」（白酒放到啤酒裏形成的混合物），喝得暈暈乎乎，差點倒在回賓館的路上。更有甚者，同胞們以前不認為給女士敬酒或灌酒有何不妥，彷彿還覺得這是一項熱鬧有趣的活動。有的女性「場面上人」為了談生意，表「衷心」，不得不一杯又一杯地灌烈酒，吃到嘔吐甚至酒精中毒也常見。他人敬酒，為什麼不能簡單地說「不」呢？權力傾斜，地位差異的情境中，佔據弱勢地位者大概很難有勇氣直截了當地拒絕上位者貌似抬舉的舉動。況且中國的敬酒文化由來已久，為了不下面子，不掃興，不少人在酒宴上捨命陪君子，無暇顧及自身健康，交通安全，家庭和諧。

文章最後作者說到，作為功成名就的美籍作家以及席上貴賓，她當場表示喝茶不喝酒，主座的老男人無可奈何，在座女性則一致贊同。看來，喝不喝敬酒反映的其實是話語權、支配權。千萬不要將灌酒、拼酒當成好客、熱情、和他人打成一片的證明。且不論喝酒如何影響健康，允許他人做出選擇，不強求女人在喝酒方面「入鄉隨俗」，就能避免危害健康、安全的某些惡性事件，也能幫助出席者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藝術家持薊肖像》

對於攝影技術尚未誕生前的西方繪畫大師們而言，自畫像便等於他們的「自拍」。阿爾布雷特．丟勒於一四九三年繪製的《藝術家持薊肖像》既是他本人首幅油畫自畫像，也被認為是首幅由歐洲北部藝術家所創作的獨立自畫像之一。丟勒將這幅以半身像示人的自畫像用純黑色背景襯托，並以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初期傳統肖像畫所流行的四分之三側姿端坐。時年二十二歲面容青澀卻棱角鮮明的他長髮披肩，頭戴紅帽且身着精緻考究的灰藍色外套；一雙略顯憂慮的明眸直視觀者，雙手握薊且若有所思。在頭頂年份數字一四九三的右側，寫着「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皆由天定」。鑒於在十五世紀歐洲薊是男性婚姻忠誠的象徵，曾接觸過此作複製品的大文豪歌德便曾以此推測畫作為畫家贈與其未婚妻的禮物。而另一種解讀則將他手握的薊刺與耶穌受難相關聯。畫中對薊刺頗具金屬感的刻畫映射出丟勒少年時期金匠學徒的功底，而衣摺和髮絲等精妙的細節描寫也成為他在剛過弱冠之年便已才華橫溢的例證。雖然自畫像在文藝復興時期並非是流行題材，但《藝術家持薊肖像》則顯示出在人文主義思潮影響下畫家開始渴望社會地位並強調藝術家尊嚴的趨勢。

為獨立自畫像開闢先河的丟勒無論從造型還是創意上均對後世畫家們的自畫像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藝術家持薊肖像》更是成為了歷代大師們的「自畫像模板」。隨着藝術家社會地位的日漸提升，委拉斯凱茲、魯本斯爵士、凡．戴克爵士等功成名就的宮廷畫家們均留下了與丟勒構圖相近的自畫像。為自己創作了四十餘幅油畫肖像的「自戀狂」倫勃朗則讓這一畫種不局限於作為外貌特徵的記錄和身份的象徵，甚至成為以轉變社會角色來磨練繪畫技藝的習作。待到十九世紀，馬奈、德加等印象派巨匠們仍在以四分之三側姿半身像來為自己造像，而倫勃朗的荷蘭老鄉梵．高更是接過前輩衣缽，留下了多幅具有個人鮮明藝術特徵的自畫像。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衆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買年貨

元旦後到春節前的這段時間，工作再忙，我也會盡可能地抽出時間逛一逛街、買一買年貨，郵寄給內地的朋友們。年貨不求貴重，但一定要保證香港品質，這是朋友圈裏高度一致的共同訴求。他們的反饋信息可謂一語中的：「你郵寄來的那些五穀雜糧和可以燉湯的藥材，儘管原產地都不是香港，但你在香港買的，品質就是好。」在這個追求放心和品質的年代，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呢？

所以，我很理解「上水」對於內地人的重要。在西九龍高鐵開通之前，不論是從落馬洲還是羅湖過關來港，第一站一定是上水，在那裏，一般的商品都能買到：大到黃金珠寶名表，小到黃道益無比滴，還有各種品牌「段位」的奶粉，都是熱門目標。我來港定居前，也曾去上水買過一次年貨，刻骨銘心：在「樓上」上水店，我進店的時候貨架上還是琳琅滿目，待我選好東西排長隊等待付款時，驚見大部分貨架已被清空。店員開開心心地補貨，一車一車地運來上架，又很快被搶購一空！店員歡歡喜喜，顧客開開心心，真是購銷兩旺。

當然，那次之後我就再沒去過上水買年貨，因為人實在太多了，以至於買完東西後到周邊的飯館吃飯都要等待很久才有位置。後來到香港定居，就更沒有必要一定去上水了。近日，不時看到新聞裏有示威者在上水趕跑內地客，很多商店為避免殃及池魚乾脆閉門謝客。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又想起那年見到的店員臉上既辛勞又幸福的表情，感覺他流淌在面頰上的汗水，有一種叫做融合的溫度，讓人懷念。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